

文章正宗

七

文章正宗復刻卷第十二

議論

魏相明堂月令奏

相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及數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
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
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
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至則八風之序立
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大昊乘震
執規司春木爲仁仁者生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
夏火爲禮禮者齊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金爲義義
齊者平故爲衡

者成成者方故為矩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水為智智者謀謀者重故

為權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土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

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

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

興離治則泄天地之氣不閉密也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

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乘治也節授民事各依

其節而授以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

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民不夭疾衣食有餘

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禮讓可興風雨不時則傷

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

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
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
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
入。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
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蕭何。周昌也。謹與將
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陵。王陵。通。叔孫通。春夏秋冬。天子
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
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
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
趙堯舉春。主一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也。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

冬。高帝時自有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

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

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罷軍卒。卒之疲御史大夫鼂

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

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

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

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救掾吏案事

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

相輒奏言之。按月令之書。雖起秦世。然先王之制存。

焉。漢興。頗用其畧。如春行寬大之令。布封賞之恩。以至

秋冬理獄。十月而後。不復論囚。類皆本之月令。自高帝

時有趙堯等。分舉四時之制。至是魏相又為宣帝言之。

其後李尋告哀帝。謂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

近臣宜令通知月令之意。而盛夏斬人。識者知王莽之必亡。後漢陳寵魯恭亦嘗論此。大畧皆原於月令云。此篇論時令。

董仲舒火災對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遼東高廟火。四月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云云。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熟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臯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

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廼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廼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廼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

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皐在外者。天災外。皐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皐當重。燔簡。皐當輕。承天意之道也。按漢儒前未有言災異者。故五行志云。仲舒治公羊春秋。推陰陽爲儒者宗。愚謂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以爲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又謂人君所爲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皆藥石之至言也。至火災之對。則傳會甚矣。況又導人主以誅殺。與前所謂尚德不尚刑者。何其自相戾耶。夫親戚之驕僭。近臣之專橫。夫豈無道以裁制之。豈必誅殺而後快哉。史稱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其後淮南衡山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請。既還事上。皆是之。史又言淮南衡山江都謀反迹見。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死者數萬人。夫反謀不過數人而坐死者若是其衆。豈非仲舒前

言有以發帝之忍心與故於此篇存而不削以爲後人輕言災異者之戒云

蕭望之雨雹對

本傳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尚

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云云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

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

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

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

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參政

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

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對奏天子拜望之爲

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於丞相御
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
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
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寢盜任用按望
之此對顓指霍氏之臯適當上意故寵擢隨之嘗考孝
宣於在位二十五年災異衆矣而見於臣下之論奏者
惟望之此對而已魏相輔政四方有災變輒奏言然神
爵敗元正弱翁居位之日不聞有所正救自是鳳皇集
甘露降黃龍見無歲茂有豈珍符景貺誠若是其多邪
殆必有粉飾傳會以希媚悅者若黃霸之鵠雀是也及
望之爲御史大夫奏謂三公非人則三光不明今日月
少光咎在臣等則有左遷之譴人以爲嫚丞相之故愚
獨疑其以此忤上旨蓋人主以瑞應爲夸則必以
災異爲譏宜其歌頌者踵聞而論爭者希闕也

劉更生條災異封事

本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
帝初卽位蕭望之周堪皆領

尚書事甚見尊任二人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
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左右

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
宦官引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
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恭顯所譖。堪向獄。皆免。
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昂卷舌問上。感悟。賜望之
爵關內侯。奉朝請。微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
皆為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皆側
目望之等。吏生懼焉。乃使外親上變事。臣聞春秋
地震為在位執政大盛也。前弘恭奏望之等獄。地
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
動殆為恭等。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
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則太平之門開。災
異之路塞矣。苦奏恭顯疑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
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坐免為庶人。望之亦坐使
子。上書恭顯白。令詣獄。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
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
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
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
封事諫云云。時永光二年。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

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猷
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
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
義。一攄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自竊見以下。凡七八
轉。忠誠惻怛之意。藹然見於言外。非積於中者。厚不能及也。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
也。和字乃一篇綱紀。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
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
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
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
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

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貽我釐麴。釐麴麥也。如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既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慝。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

曰磬磬。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說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

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鷦退飛。多麋。有蜮。蜚鸛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水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蜾蠃螽蟥。螽蟥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按此敘次有法。故不覺其冗。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

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淆。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慝。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混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徃徃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

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霜雪戛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